



世範校本

中

2592
2



仁
2591
3-2

消
書

同

世範校本卷中

宋東三衢袁采君載編

華亭陳繼儒仲醇訂

處已

凡六十八條

人之智識有高下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

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墻外欲窺

墻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

如勿告。徒費口頰。爾辯論也譬如奕棋。若高低止

較三五著。尚可對奕。較也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靜昇氏贈

消

對奕果如何哉。

處富貴不宜驕敖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
 窶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
 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
 坐享肥濃。言受厚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
祖為京官得任其子孫為官所謂蔭子是也。以漸而致。月馴致。此何以異於常人。
 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禮不可因人分輕重。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視舊本作親今從一本

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
 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
 視貧者賤者。則禮敖而心慢。曾不少顧。郵殊不知
 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
 下分別。如此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窮達自兩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塗。操履節操。履行也。升沉窮達也。不可謂操
 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厄。若如此。則
 孔顏應為宰輔。孔顏孔子顏淵也。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
 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

效於外物外物即上文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
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
享富貴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
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更變皆天理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
稍榮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
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
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
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

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
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
如築墻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
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人世勞逸常相若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應與膺必須少壯之時常盡
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
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奏補言奏請
補官或受恩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齟齬不相值也中年齟
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官無齟齬必

一本無文字似

其生事窮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
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
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兼除之理兼除
加減也算法添減算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
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一有之非
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
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
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
不能勝天徒為蒼蒼者笑耳蒼蒼天也

貧富定分任自然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
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
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
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
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
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
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
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迢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
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不怨尤天人所
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

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注者支分派別之意注定謂人人有

定分不可求也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

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憂患順受則少安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

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如至少至壯至老如意

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太富貴之人天下

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

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

世宋史李沆傳內典以此世累為以累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以人生世間

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謀事難成則永久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

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

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

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性有所偏在救失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

偏故以其所習為而補之則為全德之人常人

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四字見禮記檀弓言不能習為

而行性安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

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者

習為也九德解詳見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也後

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西門豹性急

緩董安于性緩佩絲弦以自急見韓非子觀行篇亦近此類雖然己之所

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行有長短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

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

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人不可懷慢偽妬疑之心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疑心者皆自取

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

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

人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

愧汗浹背矣浹洽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

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

則蹤跡露見為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

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

為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

釋舊本誤作釋
今從一本

於人祗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
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
怨也。締結也。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
不省事。

人貴忠信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見論語衛靈公篇。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
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
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
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迹厚，處心誠實，所
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

禮恐體之訛

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
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
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為諛佞，鄉人
久亦不歸重也。

厚於責己而薄責人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
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
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
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
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

一或不满吾意则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
貽怨於人耳

處事當無愧心

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
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
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
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
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
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詩大雅抑之篇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

得而窺測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
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為惡禱神為無益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效
言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
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
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
怒於神開其禍端耳

公平正直人之當然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

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况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悔心為善之幾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註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知至長也古人謂行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之非者淮南子原道訓遠伯王行年五十七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一而六十一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味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可不勉哉

惡事可戒而不可成

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善惡報應難窮詰

人有所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

不善事舊本作善事今依一本改之

怪之以爲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家其積善多。積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爲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則無爭心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睚音厓。眦音劑。深不足較者。較音覺。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客氣非真勇也。則身心豈不

大安寧

小人當敬遠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繩檢猶言約束也。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有五種遺規作
近似是

舊本脫後生者
三字今依本
補之

老成之言更事多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訾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君子有過必思改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親友孰肯諫諭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

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貴簡當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小人為惡不必諫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修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為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亦不敢寘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

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為人所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見離婁上篇以此

覺人不善知自警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

與之爭為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門戶當寒生不肖子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

豢養馳逐

豢養以芻豢自奉養也馳逐謂游獵也

輕於破蕩家產至

為乞丐竊盜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

惡至此

稔熟也

未聞有因誨諫而改者雖其至親亦

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

下

誹誆徒厚其怨誹誆言多

正己可以正人

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義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為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為人所薄

信行一本作性
行似是

為所之間恐脫
人字

且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己之
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朝之術己之才學為人
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進修進德己之信行
為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己能身致富厚
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己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
無間乃可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為
所笑

浮言不足鄙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
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

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
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鄙亦不必辯自古聖賢
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為編
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太抵指是為
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
論正當勿鄙勿辯也

諛異之言多姦詐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
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
人語未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

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
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
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
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凡事不為己甚

人有罵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為
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
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噤閉也人有訟人而人不
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為人之畏我而更求
以攻之為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

逃罪矣

言語慮後則少怨尤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
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為爭
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
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
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
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
於矛戟見荀子榮辱篇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

道實

與人言語貴和顏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
 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
 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
 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
 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楚令尹子瑕語見左傳昭公十九年
 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
 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
 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嘆怒難耐事順自強人謂剛強不

掩屈之人也

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老人當敬重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
 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己輕詈辱人不
 知愧耻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貴和易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
 飾邊幅言刷外若言行崖異崖不和物也則人豈復相
 近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
 歡恐嘲譏中觸人忌諱則忿爭興焉

才行高人自服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與人交小人為惡必天誅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

觀望猶言瞻仰也又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

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詰咎也鬼神猶或避

之况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

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

食所資器用之微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

之人惟當遜而避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

其家之子孫自能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

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

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眾

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

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

以窮治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

於憲網法律也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牽

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

恢疎而不漏也見老子

舊本脫恢字

君子小人有二等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為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干請求囑也把持爭論長短也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很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

任官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

之不見一任真也寄居假也言主簿縣尉之為真者與為假者也文獻通考歲舉見任判司簿尉堪為縣令者一人或二人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小人難責以忠信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於人敝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

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也償又
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
如初一匠制器要其定資預求其責其所制之器
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
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
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為君
子者往往念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
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孝之事而憐小人之無
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
以少置之度外也

戒貨假藥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聞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
曰陶隱居孫真人陶弘景孫思邈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
生多積陰德名在仙列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
救人獲福報者甚眾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
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
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
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
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剋
分也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

聞舊本作以今
從一本

減舊本作減今
從一本

遭大火。被雷震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賺音廉。賣也。錯也。又市物失實。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果報。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令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言貌重則有威。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

可也。

衣服不可侈異。

衣服舉止異眾。不可游於市。必為小人所侮。

居鄉曲務平淡。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

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揭音詩。高舉也。貧者羞澁。必不敢

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務潔淨。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眾。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

否。

禮義制欲之大閑

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號。食為
 饕。男女人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姦。
 為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
 盜。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
 如此。故制為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為義以限
 人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
 於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之。
 見得思義則無過。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老此最省事之要

術也。蓋人見美食而必嘔。音烟。吞也。見美色而

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

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

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人為情感則忘返。

子弟有耽於情欲。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

蓋始於試為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

於不可回。

子弟當謹交游。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絕其交游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為不肖之事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縱試為之亦不至於朴野蠢鄙全為小人之所播蕩也

家成於憂懼破於怠忽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

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軒昂。高也。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見揚子法言問明篇。此

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興廢有定理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為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為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

工舊本作上今
從一本

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廡，下。周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用度宜量入為出。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

舊本省悟作，省
用支梧作支持
吾並從一本

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梧。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見張文節公家範。蓋謂此爾。大夫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謂散官也。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折一家為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為子弟者，各宜量節。

起家守成宜成悠久計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
 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田宅財產則無以脫於饑寒
 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破壞家
 產以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于刑憲
 彼亦不郵豈教誨勸諭責罵所能回置之無可奈
 何而已

節用有常理

人有財物慮為人所竊則必緘滕局鑄四字見莊子胠篋一篇
疏云緘結滕繩也局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
關一斂也鑄鑄鑰也

諭舊本作論今從一本

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
 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
 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
 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
 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
 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
 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
 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為之或雖財力可辦
 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
 宜深知之

事貴預謀則不時失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為之營生教
 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為儲蓄衣衾
 粉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
 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甲廬及不卹女子之
 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為素辦
 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甲廬及不卹後
 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
 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
 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凡生前預為後
 事之具皆謂之

壽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
 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籍顧籍也顧籍凡支
 解雇賃等之簿居家

當如居官必有綱紀法度條
 目也

子弟當習儒業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
 為仰事俯育之計仰以事父母
 俯以育妻子莫如為儒其才質
 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
 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

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
 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平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
 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
 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
 能為儒者乃不肯為平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
 事而甘心為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
 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取其容折腰於富人之
 前而托名於假貸其實求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為
 穿雲子浮食山寺以為生故有是名也李中訪龍
 光智謙上人詩云忽起尋師興穿雲不覺
 勞蘇軾遊白水寺詩云曳杖不
 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皆乞丐之流也居

舊本脫世字今
 依一本補之

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
 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醋之屬酒醋一宿皆竊
 盜之流也世人有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荒怠淫逸之患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
 家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
 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
 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周急貴乎當理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

舊本干謁作謁
謁挾持便佞作
挾揮便佞並依
一本改之

人朴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
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窮
乏而以干謁為業挾持便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
之門過州干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
所得則以為怨讐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
則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
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不可輕受人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
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

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
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錄亦不可輕
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
難以方朝宜詳味此

受人恩惠當記省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
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
誠為難事

人情厚薄勿深較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

舊本脫其字今
依一本補之
舊本脫不致之
不平時之平並
依一本補之

人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
厚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其平昔薄
我者勿與之厚亦必不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
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為也

令人更報怨以直乃公心

聖人言以直報怨見論語憲問篇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

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

者邀求也或因宿讐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

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

人不肖不以讐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

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訟不可長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
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
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
強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
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
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
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
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賄而弄

法手法曲用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暴吏害民必天誅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眾被其

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

有親黨在要路權門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

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

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

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託吏以官庫

之錢而行賄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

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

之獨畏已初無為眾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

吏之人恃為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

變已獨不受折變折變沿納也文獻通考自唐以來

折為賦所謂雜變之賦也亦謂之訟納又云非法

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倍於

絹以錢較麥變億於錢人戶有科數已獨不伏科

數科數罰金也文獻通考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

數法令與鄉民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

數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又朱子與張定叟睨立

書曰官吏無所忌憚科數刻薄民不聊生

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吏舍詈辱正月輩冒占官

產不肯輸租官產謂茶鹽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

託公事必欲以曲為直或與胥吏通同為姦把持

億恐倍之訛

從一本

官員使之聽其所為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為天所誅也

民俗淳頑當求其實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贓污狼藉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為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為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為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己賕何謂奉化為頑如黃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

舊本脫以字

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見論語衛靈公

舊本脫之目至

為頑二十字今依二本補之

篇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為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為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為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念求以翻異則為頑官吏受財斷直為曲事有寬抑次第陳訴則不為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不假請託也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為頑若官員與吏為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有能出九為

付恐敷之詔

衆論訥則不爲頑

官有科付之弊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

縣道猶言縣邑也秦漢之制州

郡之下有縣道管蠻夷曰道無蠻夷

曰縣是也與後世所謂道者自別

第陳訟蓋糧稅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

上供朝廷供貢州用

役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

支雇

解發支雇皆放給也但支雇多係夫賃

縣官正己以率下則民

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餘

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飲著

者

服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

囊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于手分鄉司

鄉司謂主簿縣

也尉爲手分鄉司者豈有將己財奉縣官不過就簿

曆之中恣爲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

庫之錢而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口券旁及修葺

廨舍官舍也而公求支破調度也或陽爲解發而中途

截撥脫漏也其弊百端不可悉舉縣官既素受其

污啖啖音淡與响同往往知而不問况又有懵然

無知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

弊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殊不覺也於

是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

滿請託關節以求脫去關節合符以出入關門而

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

賦不足一年支解解發支雇為後政者豈能以一年財

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預借錢物多不認理

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補足舊欠其禍可勝

言哉大凡居官蒞事不可不仔細猾吏姦民尤當

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受鄉民遺賂百端撰造以

曲為直從而斷決豈不在哉間有子弟為官憤然

不曉事理者又有與吏同貪雖知其是非而妄決

者鄉民冤抑莫伸仕宦多無後者以此蓋亦思上

補舊本作備今從本
舊本脫大凡以下至怒一百五十三字今依本補之

之所以責任我者何意而下之所以赴愬於我者
正望我以伸其冤抑我其可以不公其心哉凡為
官吏當以公心為主非特在己無愧而子孫亦職
有利矣

世範校本卷中終



讚岐片山信成之校

						<p>甘肅通志卷四</p>	<p>讚岐片山信成之校</p>
--	--	--	--	--	--	---------------	-----------------

